

現代評論

第六卷

第一一三期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中國人的彈性(純)——埃及的厄運(雲)

英俄絕交與日本出兵

從南北到東西

民衆的藝術

溶浦局的歷史及其性質

聖潔的犧牲者(小說)

哀嘶(詩)

華聲

無名

鄧以蟄

君怡

周開慶

育熙

紹棠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6, No. 12, 13, June, 1927.

中華郵政特准掛

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六卷第一三一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 郵寄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

元。日本朝鮮同。

歐美 郵寄全年大洋三元。

半年大洋一元五角。

零售 北京每份銅元拾四枚。

外埠大洋五分。

不誦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請直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發行所

北京黃化門內儀兒胡同十八號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 重印出版了！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雖經再版，早已售盡。茲因各地索購者，仍絡繹不絕，甚有願出重價託本社代為收買者。本社為勉副愛讀本刊者之盛意起見，特將本刊第一卷已缺各期，重行付印，現已出版。（定價仍收大洋一元）惟為數無多，願購者可從速來函定購，並附寄現款。

現代叢書第一種

玉 君——楊振聲先生長篇小說

第三版已經出版了！

總發行所 北京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分售處 京內外各書店

價 目 實價五角

本刊徵求第一卷各期舊報啟事

本刊為滿足愛讀本刊者之需要起見，業將第一卷已缺各期重行付印，不日出版，已經預告。第以重印有限，訂購者甚夥，誠恐將來出版，或有供不應需之虞。是以一面重印，一面擬再徵集所缺各期舊報，而以新近刊行之報掉換。（惟舊報之已經污毀者，恕不掉換。）茲將所缺期數及掉換辦法列舉於後，幸藏有本刊者割愛相助，俾得多訂成本，不勝感盼。

徵求期數：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第九期 第一四期

第二〇期

掉換辦法：（一）凡以上列各期中任何一期之舊報一份

應徵者，本社以新報兩份掉換。

（二）凡以上列各期中之舊報十份應徵者，本社以本刊二周年紀念增刊一本掉換。

（三）凡以上列各期中之舊報十五份應徵者，本社以第三卷，或第四卷合訂本掉換。

時事短評

中國人的彈性

西方人稱譽我們中國人，說我們是善能適應環境，說我們是富於彈性的一個民族。我們對於這種稱譽平時總覺愧不敢當；但

是以一二年來的政治情狀證之，我們却又可當之無愧。先說討赤罷。最初的討赤是直魯聯軍攻打國民軍的旗號，既而奉軍和吳佩孚的討賊軍亦加入討赤，既而討赤諸軍的綫綫移向南方，革命軍變成主要的赤軍，而孫傳芳也豎起討赤的旗幟來了。再說三民主義的軍隊罷。最初的三民主義是革命軍的主義，既而唐生智亦皈依三民主義，既而許多吳系孫系直魯系的一班武裝軍閥像楊森新雲鶴葉開鑫陳調元李寶章畢應澄等都披了討赤的旗幟，打起青天白日旗來了。如此看起來，我們中國人的彈性也夠大了——至少軍人們是這樣。可是和我們十分親近的日本人恐怕軍人們的彈性還不夠大，所以特地派了不計其數的大兵到山東，用武裝來協贊中國軍閥的「橡皮化」。日本人是十分苛事求是的，凡是能確保全他們的特殊利益的軍閥——任憑你討赤也好，「赤化」也好——都是他們的友好；反之，國民軍及武漢派的軍隊俄國色彩太重，向來和日本缺乏好感，相形之下，不免是日本的敵人。日本的出兵

山東，不但是實行掩護政策，同時也是防止南北主力軍隊的直接衝突，留下和協的餘地。日本當然希望比較和她可親的人聯合起來，去打倒比較和她作對的人。經了她的武裝斡旋，向來討赤者可以豎起青天白日旗，向來革命軍可以和軍閥妥協，而向來一味「滑頭」的模範將軍更可以在青天白日旗之下和一切軍閥携手了。討伐馮唐的大結合成功的那日，就是中國軍閥完全「橡皮化」的那日，也就是日本出兵勝利的那日。到了那時，十餘年來的南北之戰就要變成數十年的東西之戰了。

(純)

埃及的厄運

在被壓迫的民族中，埃及要算是最不幸的一個。她在歐戰中着實為英國幫了不少忙，結果英國人還是不讓她獨立。米爾乃等的報告（九年十二月）一致主張英國應該讓埃及獨立，而英政府仍然不肯爽快地放棄埃及；一直等到民十的那年埃及國民黨此撲彼起，到處抵抗英國官憲，英政府方纔（民十二年二月）躊躇地宣布保護中止。所以埃及的獨立英國是從未願意的，是常想破壞的。所以埃及「獨立」以後，英國人仍不斷地干涉埃及內政。國民黨自始佔國會的多數，而英國人却不准牠的領袖柴古爾組織責任內閣。到了民國十三年，因為國民黨反抗的緣故，受英國人指揮的內閣一個個都倒下來，除了國民黨的人以外，再沒有一個別的人能組織內閣。至是，英國雖不能阻止柴古爾上臺，而英國的

客卿們却盡量詆毀新政府，英埃間的感情因此日趨惡化。同年的冬天統率埃及軍隊的英國元帥被人暗殺，英國即乘機提出萬分嚴重的哀的美敦書——比引起歐戰的那個奧國給塞爾維亞的哀的美敦書還要兇狠幾百倍——埃及因弱小的緣故，祇有屈服。所以從那年起，埃及早就喪失了獨立國的資格。其實她自始即沒有取得真正獨立——「獨立埃及」——這個名詞不過是帝國主義者一手遮盡天下耳目之口頭禪而已。這一次國民黨佔多數的埃及國會議決廢止英國人的元帥，乃是埃及的軍隊想不受英國人的指揮和監督的兆徵。英國人深恐他們的元帥真被撤廢，立刻就派了大批軍艦到埃及示威。他們的砲艦政策居然有效，傀儡似的埃及國王已經允許將議員「免職」要是他們敢通過廢止元帥的法律。英國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不過英國人侵略政策的成功就是埃及國民黨發展的助力，埃及的民族運動是一定會得再接再厲的。

(雲)

英俄絕交與日本出兵

華聲

英國政府於五月二十四日決定對俄國斷絕外交關係，於二十六日國會通過政府的提案，正式宣布絕交。英國政府正式或非正式所發表的理由，說是：「俄國駐英國的商社濫用通商協約所賦與的特權，暗派間諜，竊取政府的秘密文件，調查英國海陸軍的實力，並且違背通商協約，對英國為不利益的宣傳，俄國在中國的

所鼓蕩的反英運動，即是俄國宣傳的鐵證。日本對中國出兵，是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的事情，它的理由，說是：中國北方軍事奉魯不利，日本為保護僑民，及防備「不祥事件」發生，「不得已」而出兵。現在日本的軍隊在青島，濟南，天津，北京，以及東三省等處，正在調動中。

英國對俄絕交，它所對待的固然是俄國，其實是因為中國的事體；日本對華出兵，表面上是因為中國的事體，其實是要對付俄國。那末，中國同俄國不是一樣被英日壓迫，彼此要有同情麼？我們中國受英日的壓迫，不是一天了；當俄國才革命的時候，似乎對中國有同情，這幾年來越看越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英國對俄絕交和日本對華出兵，表面上是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是英日兩國聯合的站在最前戰綫上邊，對付俄國。俄國的野心不僅是要恢復它帝政時代在亞洲的勢力，並且要對在亞洲勢力最大的英國，進行「取而代之」的工作。這幾年英俄兩國的衝突愈演愈烈，俄國的勢力越膨脹，英日英日聯盟復活的機會越多，因此英日兩國現在對俄又站在一條戰綫上來了。舊話重提，英日同俄國的衝突完全是新帝國主義的競爭，我們中國仍然是一個被處分的標的。

就英國言，它的幾個大自治區域，——坎拿大，南非洲，紐西蘭，澳洲——這些地方同英倫三島種族相同，文明相等，以及生活

程度風俗習慣都沒有什麼差別，他們彼此之間完全是「合作」，不是「利用」，自然無所謂帝國主義，無所謂經濟政治的侵略。英國帝國主義實行的區域是在中國，印度，波斯，土耳其，埃及等地方。埃及在英國勢力之下，現在沒反抗的機會；土耳其波斯兩國近年志士運用得法，獨立運動已有很大的成功，外侮自然隨着減少；況且那些地方地瘠民貧，英國也視為次要。英國帝國主義的生死關頭就是看它在中國及印度的勢力能維持不能維持。歐戰以前是如此，歐戰以後還是如此。歐戰前，英國常常害怕俄國從中亞西亞南下，侵略印度。英國戒備甚嚴，輿論上也見有「俄國可怕」Russian Scare及「諜防俄國密探」Russian Spy這些反俄的名詞；俄國當時也常正式或非正式的聲說它自己沒有侵略印度的野心。英國在中國為防止俄國侵入中國的腹地，也曾經與俄國締結協約彼此承認長城以北是俄國的勢力範圍，長城以南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英國還不放心俄國，為維持它在中國及印度的勢力，又同日本締結了英日聯盟的條約；日本方面為保持南滿東蒙的勢力，也把俄國視為共同的敵人。到了俄國革命以後，俄國國勢暫時消弱，英日方才去掉一塊心病。

就俄國而言，革命以後，統一歐洲方面的所謂「白俄」區域及西比利亞，因為這些地方的民族，文明，生活都是相同的，彼此互依互助，也無所謂帝國主義。至於蘇俄把高加索山南路，裏

海東南方的土耳其斯坦直達阿富汗及印度的邊境，那些地方的民族，文明，生活，習慣與白俄完全不同，而蘇俄政府竟公然把他們併入蘇俄的版圖，這不是帝國主義是什麼？這些地方還可以說是舊日帝政時代曾經屬於俄國的地方，作為巧辯的理由；現在又把外蒙古給它一個共和國的名稱，併為蘇聯的一邦，其實是把它化為俄國的一省，俄國帝制政府經營多少年尚未吞併的中國領土，在其產政府收到最終的成功，可見新式的帝國主義比舊式的帝國主義還加厲害。舊式的帝國主義的武器是槍炮；新式的帝國主義的武器，槍炮之外，還有本地的共產黨作它的先鋒。它的手段是先使其共產黨在地方上發起激烈的政變，然後俄國的紅軍一到，即刻成功。我們中國內地人民近幾年感覺舊式帝國主義的壓迫，發生愛國運動，目的在掃除國境以內的外國勢力，并無吞併外國的野心。俄國乘着這個機會，製造了一羣作俄國先鋒的共產黨，潛伏于愛國運動之中。愛國運動要打倒英國，目的是謀中國的獨立；俄國借着這種勢力打倒英國，目的在把中國化為蘇聯的一邦。但是實際上英國的勢力損失已經不少，而俄國的勢力膨脹也極為驚人。舊式帝國主義的國家只覺出俄國的變態，並沒理會中國人民的奮鬥；新式帝國主義的蘇俄到中國來也只管打倒舊有的勢力，然後把中國改為它的一省，也並沒有想到中國人所期望的獨立。所以我要說英俄絕交及日本出兵是一件事，是新舊兩帝國

主義的衝突。

從南北到東西

無名

中國這十幾年的擾亂，一部分是由於黨爭，一部分是由於人爭。此所說黨，是指政黨；此所說人，是指武人。說到政黨，我們要先知道：

(一) 凡真正的政黨都有它自己的主義，政策；

(二) 凡真正政黨的真正黨員都相信他自己的黨的主義，政策，是其時治國安民的至當不易之道。

(三) 凡政黨，都以取得政權，以施行它自己的主義，政策，為目的。

(四) 因為以上的緣故，凡政黨對於別黨者皆要攻擊打倒，除非在互相利用的時候。

以上四條，本是狠平凡狠明顯的道理；在事實上是如此；在道理上也應該如此；雖然現在有些人尚不知道或不願意承認它。所以惟其如此政爭隨時隨地皆有。不過在一切事情已就軌道的時候，政黨可以文的方法打倒別黨，取得政權（共產黨是向不主張用文的方法的，又常別論。）；而在一切事情未就軌道的時候，政黨不能用文的方法以達其目的，所以不得不用武的方法。它不單得

不用武的方法，當它自己沒有武力的時候，它就不得不利用當時有武力的武人作自己的護符。於是一方面的政黨與一面的武人合；他方面的政黨與他方面的武人合。於是黨爭人爭，乃糾紛不可絕。民國十六年的紛爭，看來雖似亂七八糟，其實皆以上所說之必至的結果。

在前清末年，孫黃及康梁領袖兩個政治思想潮流；其左右之分極為顯著。民國成立，除康有為仍死守他的君主立憲論為極右派外，其餘的右派組織進步黨，與左派之國民黨相對峙。此後雖進步黨縮小為憲法研究會（即所謂研究系），而以後並研究會亦無正式的組織，然其一派人隱然仍為國民黨之敵，而所謂南北之爭，除人爭外，因隱然有此黨爭之思想的背景也。

進步黨及國民黨，在民國元二年時，都自己已有相當的武力。但自黎元洪敗，蔡鍔死之後，進步黨自己的武力失；自李烈鈞柏文蔚敗，而國民黨自己的武力失。於是研究系乃欲利用段祺瑞等，國民黨乃欲利用唐繼堯等。但是利用者皆反被人利用。於是國民黨乃發憤自立黃埔軍官學校，自立黨軍，於是乃有今日之局面。而研究系則終因奮鬥不力，以致不但武力依然沒有，即思想政策亦歸破產。

從前北方的武力強，又有研究系及昔日之國民黨右派之投北者（政學會）為背景；他的勢力常能達到湖南江西一帶。但自北方武人不用政黨而北方的右派政黨的本身亦在政治思想上站不住後，北方只剩下一個赤裸裸的武力；而南方則除其主義日益得人信仰外，又練成了一支生力軍。槍與筆聯合起來，所以到處如入無人之境。

十年前的右黨及舊武力的命運，已不卜可知了。十年以來，人人所望眼欲穿的統一的中國，可實現了！豈知我們的災星未退；統一的中國是一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因為種種關係，中國的事情，無日不在急轉直下之中：平時要幾十年纔唱完的戲，現在幾年幾月就完。嶄新的國民黨，已經成了右黨了。用海格爾的話說，國民黨是進步黨的否定，共產黨又是國民黨的否定。從前國民黨不能統一中國，因為它太左，現在，如果它不能統一中國，那是因為它太右。所以當北伐正在進行的時，兩政府會忽然分為兩個。武漢派固然不即是共產派，然而却是以共產派為中心的。南京派中雖不無武人專政之嫌，而却真是專為三民主義而反共產的。這些黨爭本上所舉之四條，是當然有的，無所謂錯。』

黨爭的形勢是如此；而左右其間的還有人爭。現在我們還須將黨爭及人爭分看，方能得到政局的真像。南京派中之將，我們不敢保他不是新軍閥；而蔡子民，吳稚暉等，我們可相信不是純為軍閥作走狗的人。武漢的黨政府，即假定是共產黨的政府，我們也不敢菲薄，而其護法大將之唐，我們可不相信他真受什麼主義化。武漢黨員及武漢武人，反將同，而其所以反蔣則不必同（或者可以說必不同）。南京方面之反武漢也是如此。所以現在的形勢，仍是黨爭與人爭相混的時代。但無論如何，既有這個黨爭與這個人爭，而統一的中國，又受一打擊。沒有統一的中國，就沒有平等自由的中國。眼看南北統一了；又東西分裂。這是何等的悲劇！

這個東西分裂的問題，按道理說，不無用文的方法解決之可能。在黨的方面，我們可設想有三種解決糾紛的辦法！

（一）再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這個委員會是南京派也承認的，不過南京派否認其中少數的共產分子而已。其共產分子，既經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也是武漢派所不能否認的。）彈劾，則執行委員會開會談此彈劾案時，被彈劾的應迴避不出席，亦係普通辦法。不過此點共產黨未必承

認。

(二)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國民黨有最高權的會，以之解決黨內糾紛，本是最合法的辦法。不過自從南京派實行清黨之後，則黨員之資格問題，難以解決，而代表亦無從產生。

(三)開國民大會解決。這本是二年前中山先生北上時所提出的解決時局之辦法，且此會產生方法，亦已定妥。現在用以解決一切糾紛，可謂順理成章，將來或須用此方法。

但無論用何項文的方法，總須各方對於所謂軍事暫有人有相當誠意。否則即無論開何會，即開會地點一端亦即可成為不可解決之問題。但共產黨利現在中國亂，不利現在中國治（這話並不是厚誣共產黨。因為中國愈亂，則人民愈不能生活，愈不能生活，則愈可行共產主義。人必不得已而後革命。沒有為革命而革命的。猶之人必生瘡而後用刀割，沒有平白願受刀割的。中國愈亂，則社會革命之環境愈可造成。共產黨以亂治中國，猶兵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若現在的內戰再延長三五年，則中國人人皆成無產階級，不共產而產自共。反之若國民黨掌政權，實行民生主義之社會政策，人得安居樂業，誰還願「鬥爭」？所以最能幫助共產黨的是軍閥及帝國主義者，因為他們替它製造社會革命的環境。最

能制共產黨的是國民黨一類的社會民主黨，因為它能用釜底抽薪法取消社會革命的環境。而共產黨所最恨的也是社會民主黨，因為它「彌近理而大亂真」。在各國皆然，不獨在中國如此。）它既不利現在中國治，對於以上辦法，必以不妥協之口號，號召國民黨左派反對。（因為共產黨現在尚不能直以共產黨三字公開活動。）即開國民大會，也須國民黨暫時放棄以黨治國的政策，也可以說是一種妥協，這就要看國民黨左派的鑒別力了。（所謂國民黨左派是指不贊成共產主義而却以為國民黨現在須與共產黨合作的人。若贊成共產主義者，則即與共產派無異當然贊成共產黨的辦法。）

以上是就黨爭一方面說。黨爭解決了，人爭是否即能解決？人爭不解決，是否能將黨爭解決？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未敢懸擬答案。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人的權力，仍是很大。若南方的武人，皆決定擁護一方面，則他方面可以消滅而黨爭不解決而自解決。但黨爭若不先解決，則叫武人不能一致之一主要原因，尚未除去。這其中頗有互為因果的關係。況且現在人爭中之各巨頭，其尚機詐權謀，恰恰是半斤與八兩之比例，都是「治世之能臣……」也。使他們永久合作，恐怕也不容易呀！但是他們如果要東西分裂繼續着打下去，無論以反共或擁共為目的，其結果他們都為共產黨造下了社會革命的環境，都是「赤化」的孫飛虎。

民衆的藝術

郭以然

(爲北京藝術大會作)

吾人對於這個問題心裏必起疑問：所謂民衆的藝術，是指民衆創造的藝術呢？還是爲民衆創造藝術？這種疑問在心頭衝擊着，一時不得着落。題目既能惹起兩種解釋，索性就從兩方面來講罷。

但是，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講，我們先要把藝術的定義弄清楚之後，才可以開始討論。無論何種現象，我們要給它一個定義，如今不像從前，只要憑着理性給它下一個混沌沌沌的定義。如曰藝術是理想的實現，藝術是真情的流露等等就可以了事的。我們要給藝術一個定義時，必先把藝術進化的過程觀察一番，看它如何變遷的。明白了變遷的步驟，雖是不下定義，我們對於藝術，心中已有一個大概了。

那麼，我們先不要向前看，討論爲民衆創造藝術這個關於將來問題；且回過頭來向過去看看，看藝術是怎麼來的。大概藝術自始就未同生命分開，更說不上藝術與民衆有成兩回事的理由，初民有他們劇烈性的音樂所以激起同樣的情感來參加羣衆的跳舞；這中間若除去羣衆，即無所謂跳舞同音樂了。歐洲北部與英國有些初民的遺跡爲極大的石頭堆起來的，若不計較精粗，工程之大，可以與埃及金字塔相抗衡。這種建造，根本非羣衆莫辦。

人類體質生下來到長大，美醜大致是一定的，不能陶鑄或改造；

而人類的感情則不然，我所沒有的情調與心境，得人家的啓示或鼓勵，馬上就會有的，譬如：初民的工藝，開始是一半順着自然，一半是自己工作時感情上好惡的矯正，如編織和陶冶等物的形狀的脫就。漸漸要博得人家的賞悅，於是人家的感情意見也移入工作的人的感情意見裏面去以改善他的工作。這樣看起來，人類精神上的聯絡全仗藝術的表現爲媒介了。我有感情，人家也有感情，要將這兩處的感情連到一氣，所以才使穴居時代的初民用了極陋的工具與土的颜色，費了經年累月的工夫向不見天日的洞壁上畫了些驚人的動物。不用說，我們走進博物院或故宮三殿內，對着那些商周的鼎彝以及石硯瓷器，連遠在古昔的祖先的工作感情都同我們連接起來了。藝術那一件不是民衆創造的？那一件又不是爲着民衆創造的？歷史儘管爲功臣名將的名字填滿了，宮殿華屋儘管只是帝王閹人住居的，那一點又不是民衆的心血鑄成的？藝術根本就是民衆。民衆若離了藝術，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可以使人覺得出的呢？譬如我一天吃了三頓飯，睡了一次覺，這算是我存在了麼？我要有一天的存在，必要有一天的工作。但使我在工廠裏轉了一天的機器，或在水井邊頭絞了一天的吸水機，或在街上走了一天的路這算是工作麼？若問你，不但你要笑話我，就我我自問也必定慚愧，覺得這如何算得是工作？

諸君，我們近來的工作怎麼樣？將來的工作又要怎麼樣？工獨得立起來了。每日貨品愈出得多愈好。因為貨品要多出，人工愈要用得經濟。要經濟人工，非得分工不可。一雙鞋子可以分作無數部分，一類的工人只管一部分的工作。如此，這一雙鞋子的無數的部分要經過無數的工人才能成功。我們成天的在那兒做這無數的部分的一部分的工作，永遠見不到一雙鞋子的面；如今連一雙鞋子都要成了天高皇帝遠的氣慨了！試問這種工作同在街上走一天的無意識的路，右足伸出去，左足退進來的有什麼區別呢？將來我們就要做這種工作！

機器場裏東西出來了。小孩子手裏玩的，大人身上穿的，在路上坐的，在天上飛的，戰場上放來放去的，請你說，這一些都是人類的工作麼？呵！不是。是機器的工作，不是人類（此處都用不上民衆二字！）的工作。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人類連工作都沒有了，那裏還說得上什麼創造？不創造，又焉得有藝術？這是民衆的藝術的盡頭。

好了，我們現在來講求替人類創造藝術，或創造藝術給與民衆。但是，在創造之先，必得討論拿什麼藝術給與民衆？講到這個問題，我們又得回過頭來，先看看民衆的藝術是否同我們現在所謂藝術的藝術一樣？如果不一樣，我們說替什麼人——國人，有錢的，鉅賈家——創造都可以，且慢說給民衆創造！民衆的藝術，我

們在尋藝術的定義的時候已經知道一個大概。現在且看所謂藝術的藝術為何？前面已經講過，凡是要了解一件事體，必得拿那事體的變遷整個的觀察一下，才能了解，才能下定義；不過對於所謂藝術的藝術却是可以行方便的，因為它是藝術整個的變遷最近的情形；最近的情形都是大家明瞭的。所以能一言斷定，現在所謂藝術的藝術不是民衆的藝術。何以故呢？請先就中國的藝術說罷：中國現今的藝術只是藝術家的藝術，不是民衆的藝術了。何以言之？因為它只是藝術的藝術：一切用藝術的眼光來批評都是對的。譬如一鉤一畫都有它特殊的筆法，推而及之一木一石，一幅畫，百幅畫乃至千幅萬幅都是特殊的。特殊的說法，是言其超過自然而另有一境界；換言之，不同乎民衆自然的感情。自然的感情可以人人相通，可以不假言詮自然相通的。感情與好尚，勸導，雷同等等落言詮的了解性絕對不同；感情之打動與流通是在心悅而神服，不在強之使信告之使知。愉快即了解，了解即愉快的才是感情的心賞。這種感情的打動本不易得，所以藝術才可貴。但中國現今的藝術簡直很難打動民衆的感情。它只有極少數好之者可以賞悅；若這少數的好之者求不到的時候，再只有同類的藝術家可以看得懂；藝術家再不能賞識的時候，只有自己一人顧而樂之。儘管到了這一步，從藝術的眼光看起來，還不失之為藝術；曲高和寡，藝術正不能以知音的多寡來判斷它的價值。但它同

時不是民衆的藝術也可以斷言。歐洲此刻也正提倡爲藝術而有藝術，不是爲別的，所以有未來派立體派種種運動。意境雖高，也只是特殊的了。無論東西藝術越到最近越發特殊得利害，彷彿同民衆鬩氣的一般。這這個常見替民衆另創一種藝術，豈不是正切題麼？

却是拿什麼藝術給與民衆呢？這個問題還要湧上前來。前面已經講過，藝術的源頭是與生命分不開的。所謂生命是不斷的向前去的活動；這種活動就在人類的工作上表現；工作的痕跡就寄在藝術上面。人類的歷史不斷絕，生命不斷絕，確乎不在歷史上所記載的那些帝王將相的空名姓上面，而在故宮三殿的建築與其內所收藏的鐘鼎彝器鐫刻畫繪上面。今要民衆有藝術，非先使民衆有生命不可，要有生命非使他工作不可。有了工作——真正自由自主的工作不是弄機器的工作——自然他的感情會引動出來；感情發動如電流一般；一人動了，大家都會動起來；如不信，請到博物院裏去試試瞧，無論某一件器皿，只要你同我們祖先製作它的時候一樣的細心玩味與推敲，看能引起你的感情不能？人與我的感情結合起來的工作所產生出來的無往而不是藝術：一個陶器并璧的形狀必定是做人的感情與用的人的感情參合起來決定的，這樣藝術才是民衆的藝術。民衆的藝術是民衆自己創造的，給自己受用的；不是爲藝術而有藝術的藝術家所能爲他創造的

，所能強迫他受用的。藝術家的藝術如今只能供給少數人的賞玩。少數人不能包含民衆，自不待言了。民衆所要的藝術，是能打動他的感情的藝術。要能打動他的感情，非從工作——自由自主的工作起不可。老老實實，誠誠懇懇的工作自然會發生感情，並能引起人家的感情。這種工作乃是生命的表現，生命的愉快，生命的幸福。因爲能使人愉快，給人幸福，所以藝術也就可貴了。民衆照這樣所賺得的幸福乃是由內滋生出來的，是誠實的，是自己勤勞換來的，是貼到身心裏面的；不是外來的，不是社會賜與的，不是他人閥托成的高官厚祿望重聲隆的幸福。如此說來，切實真正的幸福與愉快簡直是從工作裏面得來的；不是閑暇之人可以坐享其成的。歸根一句話，民衆的藝術非得從民衆自身發出來的不可；從外面強塞進去的藝術也能，非藝術也能總歸是不成的。遲着此時，我要替藝術做一個分家的調人：爲藝術而有藝術的藝術只是藝術家同鑑賞家的藝術；民衆的藝術，必得民衆自己創造的，給民衆自己受用的才是呢。那麼，民衆日日用的，日日要享受的是些什麼？街上走的道路，天天住的房屋，日日動用的器具，輔助身子雅觀的衣服，早晚消遣的曠野與劇場……

以上不過是一番討論。至於將來民衆的藝術究竟怎麼樣，我不是預言家，我不敢說出：說對了呢，恐怕不是藝術之福；只看到近年來北京城撤毀了到如何地步！霞公府邊近，黃牆撤去，裏面

的同將連在一氣的建築都暴露在外，彷彿向過者號泣的一般，真是令人慘不忍視；其他在種種勢力之下毀壞的更不待言；這是破壞的方面。建設的方面呢，也不過是將天安門內極壯觀的空間之美，無意識的在中路的兩旁栽上些障礙眼界的樹木；至於用洋灰土道裏糊一下那裏補一下，活顯着中國人苟且將就的性格來；醜陋不堪的新建築四方八面擠着來！說得不對呢，也是白說了。民衆！你如果真個懷藝術，你得自己起來改造建設！

淞浦局的歷史及其性質

君怡

前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就是八十五年前的今日，中英兩國在南京訂立「五埠通商條約」。由此以後，上海就成了中外各國的通商口岸，成了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重要根據地。

當上海開埠的時候，黃浦江久已沒有修葺了，這當然於航行是狠不便的，於一般帝國主義者將上海形成爲遠東商業根據地的野心，更是有妨礙。因此他們就趁着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與各國訂立辛丑和約的時候，把改良黃浦水道的要求提出了。辛丑和約第十二款第二節就有下一段文字：

「現設立黃浦河道局，經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該局各員均代中國暨諸國保守在滬所有通商之利益。預估後二十年

該局各工及經管各費，應每年支用海關銀四十六萬兩。此數平分：半由中國國家付給，半由外國各干涉者出資。該局員差並權責，及進款之詳細各節，皆於後附文件內（見附件十七）列明。」

由這條文可以知道辛丑和約關於修治黃浦的規定，原是一種國際共管的辦法。試看所謂「代中國暨諸國保守在滬所有之通商利益」云云，語氣之間，何等不倫不類！我們再看那附件的內容，如規定局員全體十一人，中國方面只有二人，而二人之一還是那以外國人而吃中國體的稅務司。諸如此類的剝奪我國主權，不克盡述。當時撫臣如劉坤一張之洞等，均以此項條款有碍主權，堅持不肯展約。惟以和約已成，勢難作廢，因建議不如由我國獨認全費，改歸自辦。磋商良久，始有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八月在北京改訂條款之事。

那次改訂的結果，把原文三十七條，刪成十二條。規定河工經費由我國單獨承出（見改訂條款第九條），仍照辛丑和約每年支出關平銀四十六萬兩，以二十年爲限（見第十條），並指定以四川全省及江蘇徐州的土藥稅（即鴉片稅）作抵。關於那次改訂的價值，當時外務部的奏摺上有幾句自己表功的話：

「……計前後四年，爲此事內外協力，堅拒婉商，始克就範。在中國認出經費雖歲增二十三萬兩，然原約所謂「半由外

國各干涉者出資」，實係抽捐於沿江各地產及進出各船貨，仍是取諸華人者居多。故全費較半費，其增減之數，本非甚鉅；而藉此以收回管轄事權，保全長江門戶，於大局不無補救。……（見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外務部奏修辦黃浦改訂條款費押摺）

自此以後，滬浦局就正式產生了。初聘荷人奈格（de Rijke）為工程師，數年之中，頗具成績。其後奈格去職，乃改聘今之海德生（Hurov. Heidenstein）。此人任事以來，惟知憑藉上海一班洋棍及外國領事之虎威，要挾我當軸，轉移我主權，完全是北方安格聯一流人物。

論到滬浦局的性質，在常人心目中，總以為滬浦局乃是一個有外交關係的機關，若欲收回，非先取消牠所根據的辛丑和約不可。不知實際上辛丑和約所規定我國對於浚浦應負之義務，早已全部履行，而滬浦局歷來所享受之權利則遠出和約規定之外。按諸事理，滬浦局在今日早已不能存在，其所以仍能維持一脈至今者，完全是根據一個在辛亥年趁火打劫中得來的暫行章程。民國十一年正月上海當地紳士所發表滬浦局暫行章程中有一段文字，狼可以由此看出當時經過的情形：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改訂條款內……第十條載明仍照辛丑和約每年支用關平銀四十六萬兩，以二十年為限各等語。」

是中國對於和約所應履行之條件，即為於二十年内，每年籌備銀四十六萬兩為工程經費。查光末宣初之際，縮短工程限期二十年為四年，工費仍以二十年併計之九百二十萬兩為額，借款付給，乃工未盡而款已用完。於是江海關稅務司及滬浦局洋工程師又倡議續辦，江督張人駿不允照行，改該局為善後養工局，辭退洋員，華人自主。辛亥夏秋間外交團據上海商會條陳辦法（即今該局暫行章程）在京提議，彼此各有爭持，未能解決。嗣值政體改革，唐前總理紹儀南來，江海關稅務司及該局洋工程師復藉口洋商衆意催迫。其時唐前總理因取消南京政府，統一南北，無暇細核，定為暫行章程，原留有為日後改正地步。……」

關於暫行章程的內容，上海士紳所發表的駁議中批評得狠透澈，讀者可以參看。以下所提出的只是內中最重要的幾點：

「暫行章程第一條規定局員三人：上海交涉使，上海稅務司，上海理船廳。這三個人名為中國官吏，實際上只有一位交涉使是中國人。章程第二條關於權限一府有云：「局中二員之權彼此相等，如有商辦事件，以多數認可為斷。」理船廳是稅務司的屬員，當然一切唯稅務司的馬首是瞻。這麼一來，交涉使對於局內行政就永遠沒有過問的權柄了。章程第二條又云：「該局權柄係中央政府所委，不隸省憲屬下。」因此之故，該局對於地方，則

何諉爲中央直轄機關，非地方政府所得干預；而對中央，則又動輒以外交關係來相要挾。其結果，則中央地方都沒有法子干涉他。但章程上既說「該局權柄係中央政府所委」，反言之，即中央也可以把這權柄收回；這是決沒有問題的。我們須知道現在滄浦局的根據點，並非辛丑和約，也非關於疏濬黃浦之改訂條款，乃是一個毫無根據，隨時可以廢止的暫行章程。關於這一點現在在華的帝國主義者，尤其是上海的外國人，知道得很明白。倘使我們果真有收回的決心，他們是無法抵抗的。至多他們只能串通洋稅務司，用停止協助經費的手段來作消極的抵制。這一層在海關管理權沒有收回以前，他們是想得到並且做得出的。但是我們儘不妨暫時另行籌措，一年籌四十六萬的經費，不怕沒有方法；所以這一層也是不足慮的。

若論收回的方法，惟有從廢止暫行章程入手，因爲這是現在滄浦局唯一的根據點。這暫行章程自一九一二年四月初二日起一直施行到現在，足足有十五個年頭，顧名思義，也早就應當廢止了。如果暫行章程一經廢止，滄浦局本身便受動搖，收回一層，就自然而然的不成問題了。

最近國民政府已把上海特別市的條例正式公布，內中有港務一局，掌管碼頭建築疏濬水道等事項（見草案第四章第二十四條）；凡此種種均與目前滄浦局的權限相衝突（參看暫行章程第九

條）。由此言之，滄浦局如果不能收回改組，上海市的港務局勢必等於虛設，是無可疑的。不特港務局將同廢物，就是土地局，也難免與滄浦局有許多衝突的地方，因爲「灘地升科」一層，最是歷年來地方上與滄浦局爭執的焦點。

小說

聖潔的犧牲者

周開慶

這在他應算是畢生的快遊，過去自然沒有，將來怕也不會再有了吧？

正是月明如畫的中秋之夜，他同他的朋友伯璞以及琴筠女士約定在北海公園去賞月。

當這個提議得到她的允許，他內心中充滿着無限的歡愉。「呵，在皓月之下去聽你彈琴，那是多麼的有詩意呢？」他對她說：「請記着把你的琴帶來」。

黃昏擁抱着宇宙，明月又早已度過了東邊的樹梢。他匆匆地在西單牌樓買了兩瓶香檳酒，便又匆匆地坐着洋車到北海去。

在他眼簾上頻頻印着柳樹下偕行的雙雙儂影，今晚的遊人似乎特別多。「他倆已經來了罷？」他一直跑到漪瀾堂：「呵，還沒有來呢！」他有些焦急。

走出瀟湘堂，他懶懶地步上山頂。月光灑在地上如一層白雲，枝頭的小鳥爲足音所驚起，山西枝飛到東枝。清幽，寂靜，夢一般的沉醉。他倚着一株古樹，向着長空微微地歎息了幾聲。

一月前他寫的一首詩，不由地又湧上他的心來：

獻與心愛的姑娘

姑娘呵，我心愛的姑娘！

我知道不能愛你，

我知道你已經有了心愛的人，

你的愛人呵，我加意關護，

你們的相愛呵，我誠心禱祝，

但是，姑娘呵！

我愛你的心仍是不能自戢！

二

那天際的浮雲長夜假傍着明月，

那巍峨的山巔長年覆蓋着冰雪，

那跳躍在我胸膛裏的心呵，姑娘！

牠那能不永遠地想和你相結！

三

我是生而無母歷盡孤苦的人，

兄弟姊妹我是無有，我的心好似一片荒原，

我想像不出母親吻的甜美和她懷兒的溫軟，

空虛佔據了我的一切而寂寞是我的長伴。

但是，姑娘呵！

我平靜的心湖已被你的投影震亂！

四

你的風度呵，流雲般的飄逸；

你的姿容呵，青蓮般的清絕；

你的精神呵，紅梅在鬥霜雪。

姑娘呵，我倒拜在你裙裾之前！

你整個兒的象徵呵，凌波的水仙！

五

年華不待呵，姑娘！

放情的愛吧，莫再徬徨！

青年男子任憑你自選擇，

懷着你心愛的呵，

痛飲那純美而甘芳的酒漿！

六

我的心啊，雕鏤上了傷痕！

破碎得不堪啊，怎好見人！

我崇愛的姑娘啊，你完美的心情，
我忍把衰萎的殘葩呵，

乞求你的愛憐？

七

你心愛的人兒，我知道你很愛他，
我加意圖護着，我豈是單爲着他？

我不能愛你，我是滿懷悽楚，

我數着你們相愛的是音，我的心又無邊的歡舞！

八

潺潺流的山泉，醇酒般的清冽，

那伏莽下的溪流，鼓湧出幽淒的調子，

我這不敢呈獻的愛慕呵，

萬分誠摯的心！

我崇愛的姑娘呵，

可能際臨我的精誠？

他幽幽地低吟着，熱淚如泉一般向外奔流。「哦！這一杯濃

烈的愛的聖醇，可愛又可憎！」他想放聲地哭了！

枝頭的小鳥似乎在互相傾問：是誰在這裏發出這樣悽慘的幽

咽？

取出手巾揩乾了眼淚，（除了自己流淚自己揩以外，還有甚麼法子呢？）他又惘惘地走下山來，這時已經是九點半鐘的光景，遊人也漸漸的稀少了！

倚着欄杆立了不久，他看見琴筠同伯瑛携着手遠遠地走向瀾堂來。他倆都低着頭，似乎在談甚麼，伯瑛手裏抱着一個琴。

他剛要出聲招呼他倆，琴筠抬起頭來早已看見了他。

「呵，那不是他？」琴筠對伯瑛這樣說。

「敬痴！你來了多久了！」

「多久？我已經等你倆一點多鐘了喲。」那自然是他的聲音。

琴筠是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姑娘，性情天真爛漫的，他常常曠地裡呼她爲小天使。今天晚上她穿的是剛縫好的淡灰色夾旗袍，在月光中映印着，豐潤更顯得飄逸。伯瑛穿的是青呢西服，臉上浮着兩個笑渦。在他看來，他倆確是天生的佳偶。但他莫名其妙的，心頭似乎有點失望；待到這失望的原因被他發覺爲不應該時，他又不由地苦笑了！

琴筠給他這樣不住的卜下打量，倒惹得不好意思起來：「好，我們擇一個清幽點的地方去彈琴罷！敬痴，你不是說要聽我彈琴麼？」

「真的，老姑着有甚麼意思？我們不如跑上山去！」說這話的是伯瑛。